

还珠楼主著

蜀山劍俠傳

全集

远方出版社

蜀山劍俠傳全集

第十五集

还珠楼主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目 录

第十五集 第一章

蓦地起惊霆电漩星沙诛老魅

凌空呈宝相缤纷花雨警真灵 (1)

第十五集 第二章

孽重忧危离魂怜倩女

心灵福至隐迹护仙童 (19)

第十五集 第三章

怨毒种灵禽白骨穿心腾魅影

缠绵悲死劫金莲度厄走仙童 (44)

第十五集 第四章

缟袂可胜寒万树梅花佳人独立

璇沙能御敌弥天灵雨妙女双飞 (74)

第十五集 第五章

惊丽质蓦地起微波

忿轻狂凌空飞巨掌 (90)

第十五集 第六章

绝海渡惊波喜得冰纨传密奥

求丹行铁甬巧穿石壁赴璇宫 (106)

第十五集 第七章

冰魄吐寒辉霞影千重光似焰

金庭森玉柱花开十丈藕如船	(128)
第十五集 第八章	
却敌环攻玉殿晶宫伤老魅	
传音告急翠峰瑶岛困群仙	(159)
第十五集 第九章	
玉虎吐灵音警禅心降魔凭定力	
毒龙喷冷焰伤恶怪却敌运玄功	(179)
第十五集 第十章	
火伏地中妖光溶玉岭	
人来天上星雨泻银河	(205)
第十五集 第十一章	
赤手拯群仙万丈罡风消毒雾	
深宵腾魅影千重雷火遁凶魂	(228)
第十五集 第十二章	
御劫化元神永宁仙宇虹光碧	
降妖凭宝鼎曼衍鱼龙海气腥	(246)
第十五集 第十三章	
灵境甫安澜忽听传音急友难	
离筵陈壮志为观飞柬报师恩	(273)
第十五集 第十四章	
飞剑除凶鱼黄水堤封消巨浸	
登山逢怨女白莲花送见仙童	(297)

第十五集 第一章

蓦地起惊霆电漩星沙诛老魅

凌空呈宝相缤纷花雨警真灵

前文李洪遇见凌浑、猿长老相助，得到一件佛门至宝，为了小寒山二女盗取心灯去炼毒手摩什，事关紧要，便先走去。申屠宏、花无邪立照凌浑所说，合力攻入内洞。申屠宏先在二门上收得一枚金环，又用阮征所借至宝二相环，将大雄禅师昔年护经之宝，西方八功德池中一丸神泥收去，与天璇神沙融合一体，为二相环增加了许多威力。跟着玉壁神碑出现，所取贝叶禅经也在玉壁层中现出。花无邪立用师传佛法，由中指上射出一道毫光，朝着贝叶四边徐徐转动，随听壁中发出禅唱之声。正在虔心默记，忽听洞顶上面迅雷连震，动地惊天。同时，风火怒鸣，潮成一片，甚是惊人。申屠宏知是青海二恶将有相神魔炼成赶来，见花无邪仍自面壁静听，若无其事，方自赞她定力甚高。洞外风雷交哄中，忽又夹着一种极凄厉的颤声哀鸣，隐隐传来，与乌头婆呼音摄神邪法大略相似。才一入耳，立觉魄悸神惊，心旌摇摇，不能自制。尚幸功力坚定，忙运玄功镇摄心神，未为所算。再看花无邪，面色已带惶急，同时壁中禅唱也自中断。忽然一阵旃檀异香过处，眼前倏地奇亮，耀眼欲花，满洞风雷暴作，由内而外，向前涌去。上下洞壁一齐震撼，势欲崩塌之状。仓卒之间，不知细底，惟恐有失，忙将二相环往外一抛，那与神泥化合一体的天璇神砂，立化为五色金星，狂涛也似涌出。刚想先将内层碑

室封闭，忽听身后花无邪急呼道：

“道友快收法宝，我禅经已得到手。此时神僧佛法已然发动，并蒙神僧慈悲，佛光照体之后，顿悟玄机，因此得知佛法妙用。固然结局必不免难，不到我将前后两部经文经解全数记下，以及应劫时限到来，任他天大邪法也难攻进。时机紧迫，不暇多言。只等道友取走贝叶灵符，后半部梵唱二次又起，大功即可告成。前得伏魔金环，乃昔年禅师降魔之宝。用法简便，只将前洞六字灵符记住，照我所习佛家诀印，再以本身真灵主持，即能由心运用了。出时可用此宝防身，许能为我除去一害，也未可知。快请习此诀印，由我倒转禁法，送道友出洞，往后山为二老解围便了。”说时，申屠宏已然取宝回身，第一次见到花无邪满面惊喜之容，暗赞佛法神奇，不可思议。就这转眼之间，此女竟能悟彻玄机，并连洞中佛法也能由心运用。闻言虽代忻慰，但知她大功虽成，十四年苦难魔劫仍所不免，定数所限，无法挽救。方觉可怜可敬，花无邪话已说完，将贝叶灵符递过，催习伏魔金环用法。知时迫势急，难于久延。好在禅师千年前早有准备，来时见洞外六字真诀，因防异日或许有用，已然记下。佛道两家降魔法宝，多由本身元灵主驭，大略相同，所差只这诀印。既然易学，又可为此女驱除妖妇，自应学了再走为是。见那贝叶灵符形如一片手掌大的翠绿树叶，并无符号字迹在上，只是金光隐隐，祥辉浮泛，用法恩师已然示知，便不再细看，随手藏起。花无邪立传诀印，告以用法出于禅师遗偈留音，并说：“道友不是旁门弟子，好些无关，故未听出。适才风雷祥光，便是佛家威力。三、五日内，我与道友尚有一面之缘，但必无暇长谈。且等过十四年，劫后重逢，面谢大德，再行奉告吧。”

申屠宏无可劝慰，只得举手作别，说声：“道友珍重，行再相

见！”随将先得金环取出，如法一试，立有一环金光套向身上，看去只将腰间围住，但是佛光远射，全身均有祥辉笼罩。知道威力至大，少时如与二相环合用，多厉害的妖邪也不是对手。如非花无邪夙孽太重，必须经此一劫始能成道。后山之行，又奉有师命，不敢违背的话，便助此女脱离，也非无望。略一寻思，花无邪又催道：“道友盛情心领，此时不必管我，请快去吧！”说时，满洞禅光闪变，二次风雷又起。知止倒转禁法，忙纵遁光往外冲去。觉着所过处，阻力绝大，如鱼穿波，身外焰光万道，祥霞变灭如电，不容一丝缝隙。知道花无邪防范周密，佛法威力至大，已与主持人心灵相合，神妙已极。这还是有意放走，更有佛门至宝防身，这才不觉飞过两层门户，一看前面，已是头层出口。忽然想起：洞外现有青海二恶，先听哀呼之声，与乌头婆邪法相似，也许妖妇卷土重来。这两起妖邪均极厉害，又都性情乖戾，有我无人，双方均把禅经珍逾性命，宁冒险难，势欲必得。但知正教中人已然出手，天残、地缺不容外人在此猖獗，日前已然出手，大有左袒花无邪之势。这类妖邪，平日虽不相下，一到事急，照例同恶相济。也不知双方连合与否？自己如若现形飞出，定必群起夹攻，何如仍用天蝉叶隐身。双方如未合谋，必在外面先自火并，乐得任其相持，耽延时候，等后山事完，再作计较。如已连合，二恶气运未终，又擅魔教中小金刚不坏身法，除他甚难。仗着隐形突出，冷不防将妖妇除去，想可办到。

沿途光焰杂沓，飞行迟滞，直到主意打好，才到洞口，立将天蝉叶取出，并用太乙潜光之法，连护身宝光也同隐去。哪知到了洞外一看，珠灵洞对面平地之上，竟设有一座法台。上面各色幡幢林立，另有十八个身高丈六、貌相狞恶、威凛凛的神将，手持各种奇怪兵刃法器，按九宫方位立定。当中两个身材高大，貌相凶恶，手持戒

刀、金钟、火轮、法牌等法器的红衣番僧，坐在两朵丈许大小、血也似红的千叶莲花之上。花瓣上面，各有一股血色焰光朝上激射，高起丈许，合成两幢血光，将两番僧全身一起笼罩在内。法台周围，也有一层血光环护。上首手持火轮令牌的麻面番僧，由牌上发出一道金碧光华，长约百丈，直射身后崖壁顶上，神态甚是紧张。台前不远，一片愁云惨雾，笼罩着日前所见妖妇乌头婆，和一个形似鬼怪的妖人。生得尖头尖脑，头上短发稀疏，根根倒立；脸作暗绿色，前额下面白着一条不见眉毛，好似生病烂掉；一双圆眼，怒凸在外，碧瞳闪闪，直射凶光。高颧削鼻，尖嘴缩腮。上穿绿色短衣，下穿短裤，赤露出黑瘦如铁的腿足；胸前挂着一个拳头般大的死人骷髅，背插三叉，腰系葫芦，同向台前悬空而立。双方似在争论，下首妖僧喝道：“侯道友，你我彼此闻名，井河不犯，久闻三位道友言行如一。那盗取禅经的女子，已成网中之鱼。来时大师兄曾用晶球视影，此时两老怪物正准备与劲敌斗法，无暇及此。又以日前此女心粗糊涂，未肯应他所求，决不会和我们作梗。你并不须此经，不过受人怂恿而来。如肯依我先前所说，我们事后必将你得到的两件法宝奉上，从此交个朋友。否则，暂请回去，我弟兄回到青海，恭候光临如何？”

话未说完，形如鬼怪的妖人，似要变脸，一只鸡爪般的怪手已然扬起。旁立妖妇似与应合，作势欲发。二番僧也似在暗中戒备神气。不知怎的，妖人面色遽变，好似有甚警兆，吃了一惊，厉声答道：“我弟兄三人，说到必行，永无更改。无如此时，大哥、三弟忽然催我回去，无暇与你两个不知死活好歹的番狗纠缠。总之，禅经如落人手，我自会去寻他，不值与你计较。如落你手，不献出来，休想活命！”下首番僧见他声色暴戾，令人难堪，不由大怒，方一扬手中戒刀，麻面番僧嘴皮微动，竟似不令轻举。刚刚止住，妖人也似事情紧

急，连末句话都未及说完，竟化作一条绿气，刺空激射而去。其疾如电，余音尚自摇曳，人已飞向遥空云层之中，一晃不见。妖妇见帮手一走，神情更转狞厉。口、眼、耳、鼻似抽风一般，不住乱动，厉声喝道：“我向不服人，只为我子残魂不能重聚，苦痛日深，心如刀割。明知劫数将临，依然来此拚命。早知你们必来犯险作梗，特请侯道友同来，与你们商量。此事合则两利，分则难成。只求保全我儿一命，暂借此经，并不据为己有，终于归你。已然再四言明，你偏不听。休看侯道友已走，照样能坏你们的事。不过，不愿两败俱伤而已。休再固执！”话未说完，麻面番僧本来目注前面晶球，全未理睬，忽然一声诡笑道：“我弟兄向不与外人联手行事。念你为子心切，暂宽一线，联手仍是休想。你既吹大气，我且将攻山神魔暂止，让你先往下手。你如不行，或是为人所杀，我们再行下手如何？此事并非容易，便我两弟兄来此，能否如愿，也还未定。但我二人劫数未临，法力又高，虽还未尽算出之处，早已防备周密。不似你这老妖妇，为了孽子，明明大劫临头，还敢胆大妄为罢了。”

妖妇闻言，立被激怒，厉声喝道：“我本心防你作梗，闹得两败俱伤。为了我儿，忍气吞声。否则，我已将蚩尤三友吸取真神之宝白骨吹借来。你们先前也曾尝到厉害，如非预坐小金刚禅，心魂早已被它摄去。何况此女微末道行，我只一吹，她必由我摆弄，自将禅经献出。话须言明，到时不要作梗。”说时，申屠宏因听番僧口气，后山斗法似正开始，稍迟无妨，意欲相机下手除害。仗着隐形神妙，便往侧面绕去。早看出妖妇胸前挂着一个白骨哨子，先听飞去妖人姓侯，本就疑是蚩尤墓中三怪之一，再听妖妇说是白骨吹，益发惊异。先前异声悲啸，必是此物无疑。怪不得连自己也几乎支持不住。为防花无邪闻声失闪，心中忿恨，忽听番僧喝道：“无耻妖妇！让你先

下手，尽说废话作甚？想挨到神魔攻破山顶，捡便宜么？直是做梦！此地三日之内，决无人来作梗。现且停手让你，再如拖延，我们前言便作罢了。”申屠宏出时，风雷之势并未停止。再稍往前，便见崖顶之上，焰光腾涌中，另有十八神将与台上所立相同，正用手中法器，发出百丈风雷。在麻面番僧右手令牌妖光指挥之下，猛力攻山。这时忽然一闪不见，山顶仍是好好，心方稍放。妖妇也是恶贯满盈，明知前路凶危，仍想因人成事。素日又极凶横自大，本想借着说话延宕，等山顶稍被攻出一点裂痕，再行运用玄功变化，入内夺经。及被番僧道破，怒火上升，自觉难堪，不由犯了凶狂之性，怒喝：“番狗休狂！此时无暇多言，早晚必取你命。”末句带着哭音，甚是刺耳。二番僧好似早有成竹，任她叫骂，只把目光注定妖妇动作，全不答理。妖妇说完回身，两臂一振，身外邪气立即暴涨，满头灰发连同鬓脚两挂纸钱，一同倒竖，飞舞起来。跟着飞身而起，将那两只鸡爪般的怪手往外一伸一扬，立有十条黑影由指爪尖上飞出，各长数十百丈，将对崖连顶带洞交叉罩住，大片愁云惨雾，便疾如奔马，朝前涌去。

申屠宏行事谨细，上来便恐番僧、妖妇设有禁网，为防触动，特意由侧绕去，相隔尚远。本在准备发难，及见妖妇动作神速无比，知那妖云邪雾只一近身，妖妇心灵立有警兆，便不等涌进，突然现身，大喝：“无知妖孽！你劫数到了！”说时迟，那时快！申屠宏原因身是峨嵋高弟，不愿暗中伤敌，又防一击不中，又留后患。身形一现，二相环一脱，天璇神砂早化作无量星涛，金芒电舞，狂涌而出。妖妇长于玄功变化，原可遁走，无如心痛孽子，夺经之心太切，邪法又高。刚一反身施为，心灵上便有了警兆。觉着左侧有人隐形埋伏，忽然想到日前吃亏之事，由于李洪作梗而起。心疑花无邪与李洪合力下

手，一个人内取经，一个在外接应，又在作对。不由怒火中烧，既想报复前仇，又想借此卖弄与番僧看个厉害。表面装着行法，实是就便布置邪法，乘敌不备，冷不防回身，用鬼手抓魂，将仇人生魂抓去。不料煞星照命，左侧隐伏的，并非前见幼童李洪，天璇神砂已是极厉害的克星，再一加上西方神泥，威力更大。一经发出，疾逾雷电，尤厉害是稍为沾上一点，下馥立生感应，一齐飞涌而来。当时见机，变化遁走，尚非容易，何况事出意外？一味蓄势前扑，未有退逃之念。当申屠宏现身时，妖妇也自猛然回身，扬手抓到。双方恰是同时发难，迎凑在一起。等妖妇瞥见对方是个大头麻衣，身有佛家金光祥辉环绕的少年时，那山海一般的五色星涛，已当头罩下。心方一惊，猛觉身外压力绝大，行动不得，才知不妙。怒啸一声，便要化身遁走。那知此宝威力无上，专戮妖邪，不动死得还慢一些；这一行法强挣，星涛受了激动，内中神泥所化金星，各具绝大吸力，首将妖妇通身绕住，吸了个紧。申屠宏再伸手一指，与金星杂在一起的五色星光，跟着往上一涌一裹，互相激撞，纷纷爆裂。火花密如雨霰，只管随分随合，妖妇却是难当，只惨嚎得两声，便自形神皆灭。

申屠宏因知妖妇身带法宝甚多，均极污秽狠毒，惟恐消灭不尽。侧顾二番僧，目注自己，面有惊容，守在台上，一意戒备，并未出手。料他行事审慎，必不先发。为防万一，便将飞剑放出防身，连新得伏魔金环也放将出去。金光方离身而起，果有几声极难听的鬼哭悲啸之声，由神砂星涛中发出，金光还未飞到，已自消灭。申屠宏终不放心，仍指定金光祥霞罩上前去，使神砂由佛光照过，方始缩小收回。正想此宝如此神妙，好在为时尚不算晚，率性一不作，二不休，将二番僧有相神魔破了再走。忽听麻面番僧喝道：“道友奉命后山解围，正是时候。你我素无仇怨，我们早用晶球视影看出此事，各

用‘小金刚不坏身法’防护。道友法力虽高，仍是无奈我何。并且道友一来我便看出，有心假手道友除此妖妇，以免你那女伴元神被她摄去。我们志在取经，并无他意。道友何苦违背师命，与我作对？”申屠宏不知番僧仅知大概，并未看出细底，所说一半是诈。急切间被他媒住，又知所持魔教中不坏身法，委实难破。心虽吃惊，仍想略示威力。方自寻思，如何下手，猛听后山乌牙洞那面雷声大作，精光宝气上冲霄汉。一看日色，已是酉初，知难再延，只得大喝道：“大雄禅经，留赠有缘。各凭法力，善取无妨。如被花道友先得了去，你们如敢伤她一根毫发，妖妇便是榜样。”麻面番僧忙插口道：“我们决不伤她。道友留步，尚有话说。”申屠宏原知恩师既有仙示，决难挽回。只是可怜花无邪，一时义愤。又看出番僧有些内怯，故意如此说法。急于赶往后山，说完，便自飞走。耳听番僧大声疾呼，与叹息一声，也未回身理睬。飞行神速，晃眼乌牙洞在望。忙照仙示，不飞近前，先在中途隐身飞落，步行赶去。看出沿途均有埋伏禁制，有的已为人破去。仗着师传灵符，通行无阻，径由乱山中绕到洞前危峰之上。

那乌牙洞，在崆峒后山深处。地甚僻险，中隔森林绝涧。天残、地缺师徒脾气古怪，喜怒无常。怪徒更是骄横任性，仗着乃师袒护，专与生人为难，平日仙凡足迹之所不至。申屠宏也是初次经历，那地方就在日前申屠宏寻找花无邪时，所见怪徒住的山洞左近。那洞位列西首危崖凹中，并不广大。洞外大片盆地，三面均是危峰怪石，宛如犬牙相错，石色乌黑，形势奇特，险峻非常。本来四面均有极厉害的禁制，申屠宏未到以前，既防主人先行惊觉，更恐采薇僧朱由穆和姜雪君识破，老早施展迷踪隐形乾坤大挪移法，另用大蝉叶隐身，悄悄前进。先还恐主人法力高强，稍一疏忽，便触禁网，甚是小

心。那知刚到峰下，一片黄云闪过，所有禁制忽全撤去。隔峰遥望，佛光祥辉，连同各色光华，仍在隐隐相持，映得满天暮云，俱成异彩。知道双方未分胜负，心中一宽，立即走上。到了峰顶，觅好藏处，往下一看，崖对面两座危石顶上，分立着两人：一个是面如冠玉，身着黄葛僧衣的小和尚；一个是美艳如仙的青衣少女，看年纪不过十多岁，都是气度高华，神仪朗秀。一见便认出是师门至交，朱、姜二位师叔。知道神驼乙休、韩仙子，还有先在珠灵洞所遇穷神凌浑和猿长老，也必在此，细一寻视，并无踪影。凌、猿二老，本为解围而来，也许隐伏在侧。乙、韩两老夫妻，本与朱、姜二人约好一路，事又一半为了乙氏夫妇，追戮双凤山两小而起，怎会不见？

这时，天残、地缺也未现身出斗，只日前逐走妖妇乌头婆的黄色云屏，放了出来。也不似那日飞高，横向天半，只将乌牙洞连崖护住。云屏上面立着五个怪徒，一律黄色短衣，形貌丑怪；许氏弟兄却不在内。朱、姜二人，一个由手指上发出五道佛光，朝屏上五怪徒射去；一个左手指定一青一红，两道长虹也似的精光，分射开来，将云屏两头照住。另一手挽着一个法诀，目注前面，蓄势待发。五怪徒立身屏上，不言不动，态甚沉稳，各有一幢白光护身。另外一道五色精光宝气，由屏中心激射出来，分布成一片光墙，挡向怪徒前面，将佛光敌住。有时势子稍绌，吃佛光往前一压，缩回屏上，五怪徒立现不支之状。可是彩光也颇强烈，略为缩退，晃眼强行冲起，将佛光敌住，怪徒神色又复自若。朱由穆见状，将手一指，佛光重盛，五彩光墙又复后退。双方进退不已，似此相持到了天黑，精光祥霞照耀之下，四外峰峦齐幻异彩，更是奇观！申屠宏知道天残、地缺尚未出现，还不到下手时期。且喜双方全未惊动，便耐心静候下去。中间姜雪君几次想要扬手施为，均吃朱由穆止住。到了后来，光墙似知

不是对手，已不再往前冲起，却挡向云屏前面。这一改守为攻，看似势衰，佛光反倒不能再进，成了相持不下。姜雪君意似不耐，叱道：“老怪物！你以为将元神附在孽徒身上，人不出面，只凭这万千游魂所结的挡箭牌，就可免难么？除照我们先前所说，将两孽徒献出，当面责罚。念你二人虽是左道旁门，除喜护短任性，夜郎自大，和这次包庇双凤山两小外，恶迹无多，只肯认错服低，便可无事。否则，我不似朱道友仁慈，一发无音神雷，你这千万游魂炼成的保命牌，和你这老巢，齐化劫灰了！”随听洞中，有两人怪声怪气，一同答道：“你当我弟兄怕你们么？不过你们来得凑巧，正赶有事，暂时无暇罢了。是好的，少时我弟兄自会出来见个高下。你只不怕造孽，无音神雷只管发放，看看可能伤我分毫？”

话未说完，忽听当空有人大喝道：“老怪物！少要说嘴。你明知姜道友可怜这些游魂，用意只想迫你出头，不肯下此杀手。得了便宜，卖乖作甚？本来是我的事，被朱、姜二位赶在前头。我夫妻照例不喜两打一。小和尚已然抢先，只率让他。原想你这两个老残废自负多年，既敢纵徒为恶，包庇妖邪，人已寻到门上，总该把你那些鬼门道使点出来，令人见识。始终藏头不出，已是无耻，还要发狂言，空吹大气。我夫妻决不打帮槌，朱、姜二位道友也无须人相助。只是来了半日，看着闷气。我夫妻也不与你动手，只将你这龟壳揭开，省你无法出头，你看如何？”申屠宏早看见神驼乙休同了韩仙子，突在乌牙洞上空现身，相隔洞顶危崖不过数丈高下。可是说话声音，却在朱、姜二人身后列峰之上，正与相反。再一回头注视，果然又另有一个神驼乙休在崖对面，相去里许的小峰之上立定，戟指喝骂，韩仙子却未在侧。怪徒闻声，一齐朝前注视，身后崖顶有人，并无所觉。知是身外化身，难得是两下均能一样言动施为，各行其是，心中

好生赞佩。乙休话未说完，朱由穆方自插口大喝：“驼兄住手！我不捡人便宜。老残废可速出现，免得驼子用身外化身、五丁神掌将你牢洞抓去，被人逼出，平白现世！”

话还未了，乌牙洞上空的乙休，听朱由穆发话阻止，早不等说完，手伸处，立发出五股长虹也似的金光，飞射下来，将乌牙洞连崖顶一起搭紧。乙休随纵遁光飞向空际，口喝得一个“疾”字，那高广约十多丈的一座危崖，连同当中凹进的乌牙洞，立似齐地面铲去。一片裂石之音过处，齐整整与地脱离，吃乙休手上五道金光抓起，刚刚悬向空中，先是清铁铮一片淡烟闪过，猛听天崩地裂，一声大震，那座危崖，忽然自行炸裂。爆音迅速，宛如千百巨雷同时爆发，那石崖已化为百十丈大，一团烈火，声势猛恶，从来罕见。乙、韩二人同时看见只剩小峰上面乙休原身，哈哈大笑道：“老残废，惯用心机！平白将你牢洞自行炸裂，闹得少时无家可归。你那多年炼就的灵石真火，可曾伤我分毫？白便宜山妻，炼一纯阳之宝！”说时，韩仙子也在峰上现身，腰间挂着一个黑葫芦，扬手一招，崖石爆发所化火团，本悬空中，立时电驰飞去。申屠宏先还奇怪，雷火怎会聚而不散？这才看出火外还包着极薄一层光网，淡如轻烟，火光强烈，如非慧目法眼，休想看出一点痕迹。韩仙子见火团飞到，将手一指，火团便裂了一口，自向葫芦之中钻进，晃眼全消。笼在火外的青色淡烟，也往韩仙子袖中投入，同时不见。对面云屏之上，五徒忽然一闪不见。跟着云屏敛处，先飞起一团黄气、两道青光，将朱、姜二人的佛光剑按住。同时，现出两个一缺左腿、一缺右腿，貌相奇丑的孪生怪人，并肩而立，挨挤甚紧。须发皆张，神情好似忿怒已极。也不发话，一照面，便朝乙、韩二人并立的小山峰飞去。身上也未见甚遁光，连手足都未见动，飞起来，却是快得出奇。人方出现，便自飞到小峰前

面。申屠宏那好目力，竟未看出是怎么飞过去的。便是朱、姜两人那高法力，也似出于意外，未及阻隔，便被飞近身前。申屠宏因天残、地缺已然出现，一面准备贝叶灵符，一面朝前细看。就这瞬息之间，双方已然交手。

原来天残、地缺恨极乙休，本朝乙、韩二人扑去。不料对方知他巢穴一毁，又把灵石真火失去，必要情急拼命，事前早有准备。先前所见淡青色的光网，忽又出现。天残、地缺太乙潜光遁法，虽不如佛家心光遁法，神游千万里外，念动即至。但也迅速不可思议，去势又猛，差一点没被撞到网上。同时朱、姜二人见两老怪物一言不发，纵遁飞来，竟舍自己朝乙休夫妻扑去。佛光、飞剑也吃那黄气球和两道青光敌住。知两老怪物得道年久，在各异派旁门中，独树一帜。所用二宝，乃二人昔年在两极尽头，采取千万年前遗留，快要积成星球的混元真气，凝炼而成。青黄二色，一清一浊，分合由心，威力至大。此外，尚有一件异宝，乃南极磁光炼成，更是厉害。这三件法宝，多高法力也不能破。看去虽只一团黄气，大才尺许，如在当地破去，一经震裂，五千里方圆以内，立被鸿大气布满，自相激射震裂，地震山崩，洪水怒涌、烈火烧空。在此震圈以内，人畜生物固全毁灭，弄巧还要蔓延开去。所到之地，气重如山，生物遇上，立即闭气裂腹而死。非俟二气日久自分，轻清上腾，为云为雨，大雨数年；重浊之气，受了雨湿凝聚，化为土石下降，方始停歇。虽不似天地定位以前那么厉害，灾区相差悬远，也须经过数十百年才可无事。震圈以外，人物虽不致于死亡，水火天时之灾，也多受波及，端的厉害无比！

老怪物一向珍逾生命，不特与人对敌，从未用过；并且多年来，均深藏在所打坐的崖洞山腹之内，亲身坐镇守护，连门人也不令见。原备千三百年大劫临身之时，去往两天交界之处，把应遭劫的

几个同道至交也约了去，仗此三宝抵御天劫。这样行事，使此三宝威力散向天空，不致伤生，还助好些旁门散仙脱劫。论起为人用心，并不算恶；只是自恃成道年久，法力高强，性既骄狂自傲，又专以一时喜怒来分亲疏。怪徒每喜结交妖邪，横行为恶，只管法严，事后也必责罚。但因师徒情长，当时必加护庇，与对方为难，从未清理过一次门户。尤可恨是无论是甚极恶穷凶，如双凤山两小之类，遇到危临事败，无可幸免。只肯低首下心，忍受苦痛恶气前往求告，碰到二人高兴头上，也必援手，不稍顾忌。结怨甚多，人却奈何他不得。自己前生有两好友，便吃他师徒大亏，几乎惨死。彼时激于义愤，未及往寻，便奉师命转世。上次峨嵋开府，恰遇见当年肇事的两黄衣怪徒，事已过去，两友已然仙去，本想放过。两怪徒反向自己招惹，逃时叫阵。因值有事，迟延至今，方始来会。对这三宝，事前原料对方防避佛光击破，决不敢用。竟自施展出来，必是恨极乙休夫妻，又知自己和他一样顾忌，不肯造此浩劫，佛光威力神妙，非此不敌之故。

老怪物尚是初会，果然有点门道。本心不为除他，只是愤其纵徒行凶，略加警戒。虽然备有制他之法，照此神通，委实不可轻视。为防万一对方情急，豁出两败俱伤，大家造孽。自将大气爆散，佛光还不能收回。见姜雪君不等对方冲向光网之上，扬手先是一粒无音神雷，发将出去，英姆无音神雷，何等威力，势更神速。发时并无声音，多厉害的妖邪一经打中，只金光一闪便成劫灰，甚或形神皆灭，本极神速，万无不中之理。那知对方竟似预先知道，金光闪处，高地大片山石全成粉碎，尘雾高扬，涌起数十丈高下，地也击碎了一个大深坑。再看天残、地缺，人已飞出十里以外，金光闪过，人又飞回原处。手略一扬，那高涌天半的尘雾，立即消散，行动端的比电还快。同时，每人肩上发出一片五色奇光，流辉四射，耀眼光芒，冷气